

感动是最美的世界

爱，就是惜

人生三百岁

以智慧来代替金钱

永不退票

敢，很重要

我们都在写历史

千载一时，一时千载

愿心的升华

排忧解难不是闲事

有情有义

检查自己的心

问题，不要退缩

有
佛
法
就
有

忍耐

佛學

往 事 百 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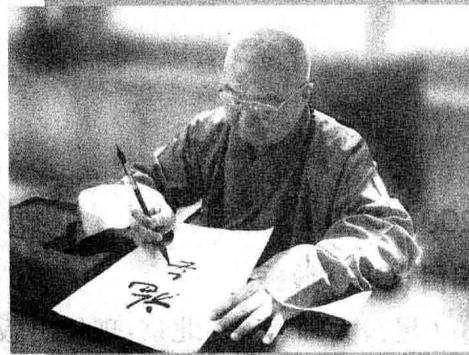
一句话影响一生

忍耐就是力量
感动是最美的世界

星云大师著

(3)





经事百 语录

一句话影响一生

星云大师著

③

达三元堂

办法 现代出版社

图字:01-2007-27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百语 ③ / 星云大师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80188-860-0

I . 往… II . 星… III . 禅宗 - 人生哲学 IV . 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4988 号

作 者 星云大师

责任编辑 张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传 真 (010)64245264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印 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开

印 张 11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88-860-0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经常有人问我：“请给我一句话作为座右铭，好吗？”我一向满人所愿，就这样“一句话”、“一句话”，一生之中不知给了多少人多少个“一句话”。我深深感到：给人“一句话”很容易，但如何让对方受用，才是最重要的。像六祖惠能大师本来只是一名樵夫，因为听到《金刚经》里的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后，若有所悟，所以寻师访道，后来在五祖弘忍大师座下春米八月，开悟见性；丹霞禅师原本要进京赶考，因为听到一句“选官不如选佛”的话而出家学佛，在一番精进修持之后，也成为禅宗的一代祖师。

《阿含经》说：“闻善言，要著意。”我很庆幸生来就具有这种性格，每逢听到好的句子，都能牢记在心，给予活用，使我一生受益无穷。例如家师志开上人引用古德的“先做牛马，再做龙象”，让我肯定工作最神圣，服务最伟大；芝峰法师的“不要做焦芽败种”，让我随所在之处都不忘失菩提心；尘空法师的“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让我即使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仍能坚忍不拔，无怨无悔；东初法师的“钱，用了才

是自己的”让我体会到：最佳的用钱之道，是使大众获得取用无尽的般若宝藏。甚至童年时，外婆的“残缺就是美”、母亲的“排难解纷不是闲事”，还有教育家杜威的“重新估定价值”、一般人所误解的“图利他人”等，都成为我一生待人处世的格言。

后来，我自己在应事接物当中也悟出了许多“一句话”，像“凡处世待人，都要皆大欢喜”、“不要让阿弥陀佛代替我们报恩”、“为信徒添油香”、“要做义工的义工”、“肌肉是要活的”、“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感动是最美的世界”、“忙，就是营养”、“疾病就是良药”、“不知道的乐趣”等，于弘法开示中一经提及，立刻就会在徒众之间流传起来，凡此令我感受到“一句话”所散发的力量。难怪乎市面上不乏有关“名人成功一句话”的书籍，多年前也曾经看到《普门杂志》到处为“一句话”的专栏而向人索稿。

后来有人告诉我：一句话固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听时似悟，对境生迷”是一般人的通病，所以希望我将亲身体验说出来，好让大家能够玩味其中的含义。回想我的一生，曲折多变，苦难连连，确实有很多“一句话”的故事值得作为现代青年励志的参考。因此从一九九二年七月开始，我不揣浅漏，将一生事迹，借着“一句话”作为引子口述出来，由弟子满果（辅仁大学、佛光山丛林学院毕业）整理记录，贡献给大家。《普门杂志》得知，率先争取连载，著名的《远见》、《讲义》等杂志也曾索稿刊登。经过七年的时间，我终于完成了一百篇“一句话”，而今结集出书，订名为《往事百语》。

犹记得七年前刚开始撰写《往事百语》时，心里曾经盘算着，如果每个月都为《普门杂志》提供一篇的话，也要花费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到一百篇，万一我才完成了六十篇、七十篇就往生了，如何成为“百语”呢？当时有人说，即使真的如此，弟子继续师长未竟之作，古有前例，比比皆是。如今《往事百语》居然在我自己生命过程中留下历史，真是令人欣慰。

最让我感动的是，多年来，读过《往事百语》的人经常让我分享他们的法喜：

有的说，懂得“心甘情愿”之后，做事有了另一番的境界；

有的说，了解“难遭难遇”之后，世界充满了美好的意义；

有的说，“敢，很重要”，使他们在遭逢困境时，仍能抱持信心，冲刺到底；
有的说，“忙，就是营养”，让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产生无比的力量。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深思体会，真正把书读到了心田里，读到了生活中，所以能有如此的感受。《往事百语》之任何一“语”都不是分别的意识所能认知的境界，而必须用心灵去感受，用实践去印证，才能获得个中的意味。对于“一句话”如果轻易放过的人，即使是读遍千经万论也百无一用，这就好比牛饮狼吞的人哪里能品尝出“无心之茶，花红柳绿”？走马观花的人哪里能看得见“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经云：“以闻思修，入三摩地。”诚乃不虚之言也。

此外，由于书中所述皆为己经历过的往事，所以：

一、难免以“我”为主轴来发展文章的脉络，同时对于时代、事物也有所臧否，但绝非自我标榜，纯为就事论事，旨在将心路历程及所思所行写下来，盼能对大众有所助益。

二、地点、人物虽不免有重复之处，但感受不同，如能仔细三思，咀嚼回味，必有一得。

三、承蒙学者专家撰文推介，愧不敢当，在此一并致谢，并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值此世纪交替之期，由衷感恩三宝加被，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作为公元两千年及佛教东传中国两千年纪念之献礼。

是为序。

星云 于佛光山开山寮

一九九九年七月



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	1
勇敢的一面	4
一念之间	9
不要做焦芽败种	14
未来比现在更好	20
有理想,才有实践	25
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勇气	32
永不退票	39
敢,很重要	45
以智慧来代替金钱	51
我们都在写历史	58
面对问题,不要退缩	65
人生三百岁	69
愿心的升华	76
千载一时,一时千载	83

修行的真义	86
弘法利生	90
忏悔录	96
贫穷就是罪恶	100
感动是最美的世界	106
慈悲	115
不要让阿弥陀佛代替我们报恩	120
爱,就是惜	125
排难解纷不是闲事	131
为信徒添油香	134
不要将歉疚带到棺材里去	139
有情有义	144
人学的重要	149
检查自己的心	155
满树桃花一棵根	162

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

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台湾，当时局势混乱，人心惶惶，许多僧侶纷纷兴起逃避的打算。一天，煮云法师携函前来，说是在普陀山闭关修行的尘空法师写给我的。

尘空法师是太虚大师的高徒之一，曾经担任过早期《海潮音杂志》的编辑。抗战胜利初年，我在焦山“第一届中国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受训期间，有幸得与其亲近，他的慈心后学、长者风范，一直令我景仰心仪，顷接来鸿，自是欢喜不已。尤其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有信自远方来，更是如抵万金，我迫不及待地拆开展阅……

“现代的僧青年，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观念……”

当这一句掷地铿锵的金玉良言映入眼帘时，心中顿起无比震撼！在那个局势混乱的年代里，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加以台湾佛教徒在当时缺乏正信，只知烧香膜拜，乞求福寿财利，使得佛教沦入迷信之流，自然得不到社会重视。而佛教界本身也在处处打击僧青年的信心：寺庙不肯接受外来僧尼挂单用斋，求见长老屡遭闭门羹，撰写文章不准刊出，讲经弘法也备受限制……遑论要靠佛教生存。就在这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处境下，尘空法师的一句话，犹如一帖强心剂，振奋起我的信心道念。是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应该抱着“佛教的命运操之在我”的使命感！我将这句话谨记在心，也传述给我的同道，互相勉励。

是年，我从台中到了台北，在短短的两天之内，我曾在南昌路某寺，被一长老责问：“你有什么资格跑来台湾？”到了中正路某寺挂单，也遭拒绝，因夜幕低垂，我只有紧紧裹着被雨水淋湿的衣服，在大钟下躲雨露宿。有一回，就在下午一时左右抵达基隆某山寺的那一刻，寺方接到命令，不准供应我们午饭，其实，我们连前一天的午饭都还没吃呢！想去投靠成子

寮观音山，途中却遭大雨冲毁公路，只得忍着饥寒，逗留在车站里，望着狂风豪雨，心中盘算：不知还有何处可去？

灰蒙蒙的台北天空，崎岖难行的基隆山路……至今回忆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能咬紧牙关，度过那段难堪尴尬的日子，是因为我对佛教有着坚定无比的信心，我自觉：人为的苦难，正是在考验我们的道念与毅力；而比起佛陀在因地修行时所遭遇的种种磨难，我们这一点点挫折，真是微不足道。

好不容易，终于有一家寺院肯收留我，我开始奉献劳力以为回报，我每晨拉车采购；我日日清洗大众浴厕；我一天打八百桶井水供应寺众；一有空闲，我就扫除庭院落叶；我为病人和老人服务，将亡者抬去火葬；我在大湖看守山林；我在寺中典座行堂……我没有大用，但我有佛教靠我的心愿，我要让别人接受我，我才能有奉献佛教、服务众生的机会。

后来，妙果老和尚问我是否有住持法云寺的意愿，无上法师也有心将灵隐寺交给我管理，慈航法师极力推荐我至天龙寺讲经弘法，宋修振理事长鼓励我到德林图书馆读书……由此可见，佛教是温馨的，佛教是重视人才的，只是我们要先建立起“佛教靠我”、而非“我靠佛教”的决心。

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习如何管理寺院，如何处理各种问题，以期不负师长。本来我最害怕的就是管理寺院，因为寺院管理非常繁琐，每天要处理许多琐碎事物，出帐的不单是工资，要计算许多支派才发出来，而且还要处理许多行政性事务，譬如说山林工务、仓库进出货品、寺中佛像及文物的搬移、施主要见佛人，归堂、念佛、念咒、念佛堂等等，这些事都必须一一处理，而且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常常弄得我焦头烂额，但我不怕，因为我相信只要用心，一定能够做好。

（待续）

（本文节选自《星云大师全集》第10卷）

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期间，虽默默无闻，但也凭着一股“舍我其谁”的奉献热诚，为所当为。京剧名旦顾正秋女士在永乐戏院演出《火烧红莲寺》，我写信向她非议剧情诬蔑佛教；朱时英居士欲更改《觉群》的宗旨，我提出异议；台湾当局呼吁“取缔”拜拜，我撰文反对，主张应正名为“改良”拜拜；我为花莲大地震奔走募款赈灾；凡此别无他意，只是一心想让佛教有靠我的机会。

要做到“佛教靠我”，并非速成易事，还需要有坚强的忍耐力量，能经得起百般的阻难。记得过去上海沪剧团计划将拙著《玉琳国师》改编成话剧，在台北上演，有人告诉他们不要和我来往；台湾广播电台邀我撰写广播稿，有人去信要他们停止；甚至台北师范学院请我讲演，海报都已经张贴出去了，还有人有办法叫他们取消；章嘉大师提名我代表台湾佛教会参加在尼泊尔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居然也有人能将全案取消……这一切一切都不要紧，我自信能耐得过千锤百炼。后来，我和弟子在台湾广播电台制作“佛教之声”单元，达六年之久；我在台湾从台视到中视、华视主持佛教节目，转眼已有十几年的历史，甚至我现在每讲三分钟，华视还给我六百元台币的酬劳；而在各大专院校间的讲演，已经多得无法应付。现在我不必代表什么会，参加什么会，我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成立的国际佛光会，就已经将佛光普照全世界了。

因此一个人不要害怕被别人打倒，能打倒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四十年的岁月，瞬目即过，回想来时路，其间所遭遇的艰辛困苦，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我之所以能够坚固道心，无怨无悔，尘空法师的至理名言——“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观念”，诚然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九二年九月)

勇敢的一面

我生性随和谦让，从小甚得长辈疼爱。一天，一位史老师见我被同学欺侮，对我说：“孩子！你要振作！你要勇敢！这个世界是属于勇者所有！”

我将这句话记在心头，数十年来，自我奋发，精勤努力。现在回顾往事，我自觉也有勇敢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神州处处风声鹤唳，连故乡扬州也不例外，炮火枪声，街头巷战，时有所见，尸横街头，怵目惊心。在枪林弹雨中，我不仅曾经见义勇为，救活一位中弹受伤的战士，告诉大人用门板送他回后方；逃难时，更有躺在死人堆里的经验。那时，我不过十岁，在家人眼中，我是个胆识过人的孩子。第二年，排行老三的我，随着母亲，离乡背井，去寻找经商失踪的父亲，虽然烽火漫天，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到了栖霞山，我为了一句不经意承诺的话而毅然出家，说来也算是十分勇敢。

一九四七年，我出任白塔小学校长。那时每天都在夹缝中提着性命度日，但是却从不感到畏惧。

当时佛教积弊甚深，连本身自保尚有问题，遑论发挥济世度众的功效。有鉴于此，我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僧青年聚集起来，在宜兴创办《怒涛杂志》，到徐州编印《霞光半月刊》，赴松江张贴墙报，发送传单，甚至街头讲演，宣扬革新佛教、迈出山门、走入社会、广利众生的理念，虽然备受旧势力的打压，但凭一股兴教护国的热忱，我们不畏权势，愈挫愈勇。

一九四八年，我们来到了南京华藏寺，蒙住持荫云和尚厚爱，将全寺交给我们管理。我们一心志在复兴佛教，发现寺内陋习甚多，即刻着手改善，制定新生活规约，革新经忏制度，却不料与旧僧冲突日甚，加上我们的思想前进，已然触怒了当地的军阀政客和土豪劣绅。旧僧与官僚遂勾结起来，对我们百般迫害，煮云法师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松峰、松泉法

师几乎丧命街头。我任职监寺，每天出生入死，却了无惧意，只觉得强烈的使命感时刻充溢胸怀，鼓舞着我们为教奉献。自忖清末六君子的谭嗣同、革命烈士秋瑾、林觉民等，为了拯救黎民于倒悬，尚且不惜牺牲一己生命、家人幸福，吾等出家大丈夫欲振兴佛教，普泽苍生，若不肯勇敢牺牲，又岂能成事？

一九四九年，我与同道智勇法师相约：他留守大陆，我则孤身来台，共续佛慧命，绍隆佛种。由于长年深居内地，当时孤陋寡闻的我，对于台湾的印象，竟然还是古籍中所描述的蛮荒瘴疠之地。心中想到：玄奘大师不也历经流沙猛兽之险，只身西行，取经访道吗？古德有云：“为大事也，何惜身命！”我毫不犹豫地承诺下来，孑然一身地到达人地生疏的台湾北部，几经辗转，才独自一人至宜兰弘法，甚至在不了解全省人文地理的情况下，单枪匹马，环岛布教。多年后，不懂英语的我，还曾经数度只身赴世界各地弘法。回想当年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之所以能赤手空拳，不怖不畏地面对陌生的环境及遥不可知的未来，所凭者无非是坚定果决的勇气罢了。

来台初时，举目无亲，我四处寻求挂单，却频遭拒绝，备受奚落，而三餐不继、饥寒交迫则是常有的事，我却从不为此气馁。早年，孙张清扬女士对我礼遇有加，并有意出资送我出国留学，我一贫如洗，却未曾动心，更未尝向她诉穷求援。虽然那时无钱无缘，斗室中连一张陈旧的桌椅也没有，为了接引知识分子，我竟能首开先河，发起大专青年学佛，记得当时优秀的青年吴怡、张尚德、王尚义等，都是参与第一次佛教座谈的青年。

一九六七年，我四处筹款，买下佛光山的土地后，身上仅余微薄的一万元作为开山基金。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今佛光山的各种建设，不也证明了勇气比金钱的力量还要大吗？

三四十年前的台湾社会民风保守，为了要提倡正信佛教，突破民间杀生拜拜的陋习，我组织佛教歌咏队，利用幻灯片作为弘法工具，开办儿童星期学校，设立学生会、弘法队，带领佛教青年到各地弘法……凡此创新不断招致非议，甚至还有人说我是佛教的大魔王，扬言要杀我而后快。我并不因此而稍有惮色，继续开风气之先，灌制唱片，制作佛教广播节目和

电视节目，在佛教节庆时穿插歌舞表演等等，反对的声浪接踵而至，我仍一本初衷，坚持理想。

现在，各个道场纷纷效尤这些弘法模式，说明了当初的勇于创新有其必要。为了要引起社会人士对佛教的重视，我还举办空前未有的佛诞花车游行、大藏经环岛宣传团、运用视听器材的环岛布教等活动，果然掀起了学佛热潮。回想当时我们既无文宣专才与组织经验，又要经常面对教外人士的杯葛，而能所向皆捷，造成轰动，实在是靠着不退转的信心与勇气所使然。

弘法布教固然是困难重重，建寺安僧，乃至办学培养僧才，也不无种种阻碍。一九六五年，我在寿山寺兴致勃勃地向大众宣布要创办佛教学院时，却被某位有力量的信徒泼了一盆冷水，他说：“师父！您办佛学院，我们无法长期支持经费，将来您会没有饭吃。”诚然，我当时财力匮乏，但是培植僧才以振兴佛教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我不受警告威吓而退志，仍然决心办学，佛教学院于焉成立。三十年来办学不辍，毕业的学生人数愈千，遍布岛内外，不断为佛教献身卖力，而当年入学的学生慈嘉、慈怡、依严、心定、依恒、心如等，随我开山辟地，建立不少汗马功劳，目前都是佛光山最优秀的职事。常自庆幸：当年若稍有迟疑，不知要平白损失多少法将良才。

决定筹建佛光山时，也听到不少反对的声音，信徒们认为，既然已经有了宜兰雷音寺、高雄寿山寺可以听经礼佛，又何必要千辛万苦另拓道场？于是我特地包了一辆大巴士将大家带往现场，以便实地说明心中的理想，没想到他们见到刺竹满山，野草没胫，更加害怕起来。大家不但不肯下车，还说：“这种鬼地方，有谁会来？要来，师父您一个人来吧！”我独自下车，信步绕山一匝，思维良久后，笃定地对自己说：“我，非来此开山不可！”

开山时，筚路蓝缕的困苦艰辛，日夜不休的擘画经营，层出不穷的洪水天灾，声势浩大的悍民围山都非笔墨可以形容，然而就在无比坚定的勇气之下，一石一土的堆积，一血一汗的挥洒，荒山成为今日的佛光山胜地。

当年不肯下车的信徒，后来都成了朝山的常客。当初美国西来寺的建设，也曾遭受附近居民的反对，经过百余次的公听会、协调会，十年的惨淡经营，才得以完成，如今不但是西半球第一大寺，更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其余岛内外各别分院，也都是在经济拮据、人力缺乏的情况下创立而成，其中所经历的困境，不知凡几。自忖若非秉持勇猛的信心和毅力，无法完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心愿。当然，于佛光山我虽退位，但于和尚我并未退休，所以对于国际佛光会，我还要更精进努力不可！

我一生随缘随喜，但是碰上有违原则的事，我绝不苟且妥协。接管雷音寺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请人将大殿内多尊神像搬走，并且亲自砍掉两旁神像出巡用的“回避”牌子，以正佛堂威仪庄严。为了密勒学人奖学金的滥发，应邀作评审委员的我，不惜向主办人南亭法师拍桌抗议。为使高雄市区信众便于学佛，我帮忙建筑高雄佛教堂，看见墙上的卍标帜与正宗佛教不符，我力排众议，拆掉重建，后来证明：我的择善固执是正确无误；我又坚持将佛龛前两尊巨大无比的石狮打掉，借此非难的信徒持棍护狮，见我不惊不惧，闭目端坐，僵持良久后，终于默然离去。高雄佛教堂落成后，我自愿退居监寺，礼请月基老和尚担任住持，为此也费尽唇舌，几次三番折服信徒，外道的干扰也是不计其数。

少年在丛林参学，读到古德先贤们为法忘躯的精神，往往令我驰慕不已，尤其是唐朝智实法师为了僧道坐位前后，宁受杖责，和皇帝抗争不屈的事迹，更是令我钦佩叹服，故而立志效法。

还记得刚开始弘法时，有一次我在花莲宣传布教，警方前来取缔阻止，我到警察局抗议：“我们到处传教，都未曾有人禁止，难道花莲是化外之区吗？”威壮的声势倒也令他们愕然无声了。另一次，我在龙潭说法，眼见警察在台下取缔，我也毫不畏怯，依然在台上卖力演说，居然大家各做各事，直至讲经完毕，都相安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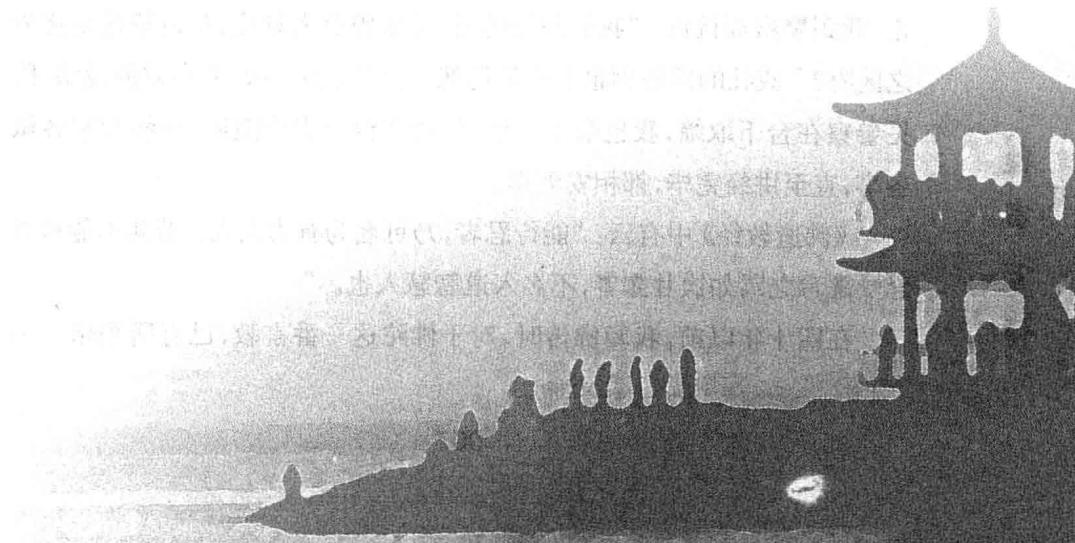
《佛遗教经》中有云：“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毒之骂如饮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在四十年以前，我写佛传时，对于佛陀这一番言教，已有所领略。那

时，我在慈爱幼稚园召开董事会，刚要开始，一位素来霸气的信徒，建议一位毫不相干的人上台主持董事会议。在我走下台时，有位陈老师突然大发雷霆，将桌子一拍，骂道：“你们这些地狱种子！师父创办的佛教幼稚园，你们竟然找别人做董事长。”那位信徒知错，请上台的那位欲当董事长的张先生下台，要我重做主席，我实在不愿上台，但想到：眼前实在无人对佛教事业具有远见与魄力，只得忍住刚才下台的耻辱，本着“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决心，再度走回台上，继续主持会议。然而，有谁知道，为着顾全大局，再次步上讲台的那一刻，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这才深深体悟：忍耐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年近古稀，回首前尘，数十年来，忧民忧教，弘法利生，虽饱受讥毁，总是坚此百忍；虽频遭阻难，犹能勇往直前。惟自愧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教训比之，犹相去甚远；与诸佛菩萨的拔苦予乐、百劫精进相较，更是望尘莫及，但盼日后有更多的艰辛困境来让我砥砺身心，代众受苦，则于愿足矣！

(一九九三年五月)



一念之间

我自幼在深山古刹熏习佛法，成年后又踏入社会弘法利生，深感禅门里所谓的机锋相对，世间所讲的机缘际遇，往往发生在“一念之间”。

我闲来喜欢一书在握，神游天下，经常发现无论是古今中外反败为胜的战争，或者是各行各业出奇制胜的事例，其关键莫不是在“一念之间”。

多年来，我观察纷纭世事，研析始末究竟，时时觉得人生数十寒暑中的成败得失、缘起缘灭，都与我们的“一念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首前程，自觉一生当中有许多事情，也都是取决于“一念之间”。

十一岁那年，母亲携我离乡，找寻在战争中失踪的父亲，途经栖霞山寺，我趁母亲礼佛之际，好奇地在寺内到处观看，遇到一位知客法师出奇不意地问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吗？”我因为急于回头找母亲，就随意说了一句：“好啊！”没想到他真的为我引见监院志开上人（后来成为我的师父），为了信守承诺，我只好与母亲辞别。如今，我由衷感谢这无意间的“一念”，使我得以早遨游在真理的大海之中，汲取无边的法味。

我原本生性羞怯，不敢面对大众，因此来到台湾以后，即隐守在寺院中，于从事苦役之余，以教书写作弘扬佛法。

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在龙山寺遇到李决和居士正四处央请法师到宜兰弘法，无奈却因宜兰地处偏僻而乏人问津。我心生不忍，故毛遂自荐。李居士闻言，万分欢喜，回去后立即来信聘请。

就因为这“一念”的不忍之心，我来到了风光明媚的兰阳平原；也为了这“一念”的慈心悲愿，我开始鼓起勇气，面对社会大众，普施法雨，广行教化。宜兰之行，又成了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之一。

习与群众接触之后，弘法邀约相续不断，山巅水湄都有我的足迹。后来，远在高雄的信徒居然也闻风前来请法，他们的热忱如同南台湾的太阳